

太行茶园又一年

□ 霍建明

因茶而结缘,因茶而相识,因茶而来往,因茶而追寻,因茶而了解了太行深山种茶人的故事。

2017年初夏时节,偶然的的机会跟几个茶友到邢台临城桐花村东篱茶园,由此结识了种茶的曲保民夫妇。他们因对赵州茶的实践,辞去了工作,抵押了房子,在远离邢台市区的太行深山中种茶。其间,他们历经各种坎坷却坚韧不拔,最终获得成功。我听了他们的故事,又到茶园与他们交流、交谈,因感动而写了篇《太行深山有茶人》,从此跟曲保民夫妇成为好朋友。

记得我第一次到曲保民夫妇茶园时,茶园刚刚经历了旱灾、冻灾。此前,在多次失败后,经过他们夫妇几年的艰苦努力,茶树终于开始产茶。第一年只产了十多斤,也总算有了些收入。但几十亩茶,土地承包费、水电费、人工费,再加上银行贷款利息,开支甚大。当时,经济困难,我们第一次见面时,他们夫妇脸上带着淡淡的忧愁的影子,从谈话中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压力。

第一次见面,我们就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我每天随时都能看到茶园的变化,了解到茶园的状况一天天地变好,我内心替他们高兴。

此后,每年有时间,春天、初夏或秋天,便约几个朋友到茶园走一走。每次到茶园都有新的收获和感受,每年都能看到茶树的成长,从几寸、十几寸,到几十厘米,今年茶树已经长到了成人胸前。茶园也一年比一年扩大,由当初的几垄茶苗,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亩茶园。茶树在他们精心呵护下,吸天地之精华,汲自然之灵气,茁壮成长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,无法出门,虽然关注着茶园的情况,但实在没有机会再实地去看看、采采茶。疫情好转了,曲先生夫妇又盛情邀约,我欣然决定前往。

为了采茶,我选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出发。我们抵达的时候,

保民夫妇就仿佛亲戚一般已在茶园旁的路边热情地等候着。下车也没有寒暄客套,我就单刀直入地问道:

“保民,茶园今年怎样?”

“霍兄,你就直接看吧。我建议

你一边采茶一边看。”

茶叶采摘里面的学问很大。我国疆域辽阔,采茶的时间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皆不相同。在我国采头茶即是开茶节,采茶时间不同,各地的开茶节时间也不一样。每年最早的开茶节是1月底的海南白沙绿茶,其次是2月上旬的四川雅安春茶,俗话说扬子江中水,蒙顶山上茶……再后是2月中旬的温州永嘉乌牛、3月初的福鼎白茶,西湖龙井头茶则要等到清明前几天。

等到太行山东麓茶园采茶时,已是清明节过后的四月中旬了。

采茶很有讲究,不仅季节对采茶有影响,甚至每一天的天气都有影响,下雨不能采,刮风不能采,连阴天也不能采,太阳太烈时不能采,傍晚不能采。采茶时间一般最宜太阳初升,天空晴朗,露水小或少,无露水最好。一般用竹筐放茶叶,保持茶叶清、鲜、爽。采摘时,不能用指甲掐断,否则,茶叶根部会发黑。要用手指轻轻掰芽,轻放。采茶一般是一芽一叶,即一嫩芽、一真叶,成叶不采,蒂头不采,如此才能保证茶叶的质量。一般四五斤鲜叶才制成一斤茶。

天空晴朗,翠绿环绕。茶树四周间隔种植着栗子树、核桃树、杏树、兰花树、槐花树。曲先生又投资兴建了小流域山泉,从茶园上游引来泉水,蜿蜒曲折,像一条晶莹剔透的带子环绕整座茶园。涓涓泉水从高到低潺潺而流,发出悦耳的叮叮咚咚声。

我一边在曲先生的指导下采摘,一边交流。曲先生认为茶是灵性之物,于是他在茶园周围布置了音响,从早上开始播放舒缓、轻柔的音乐,直到傍晚茶叶进入休眠时间,日复一日从不间断。

采摘茶叶是很艰辛的劳动,与

农民种粮食一样,都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。采摘茶叶需要猫腰工作,眼尖手快,干不了多久就会腰酸背疼、眼花手麻。从这个角度讲,可谓

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。

很快到了中午,上午采完茶,下午开始制茶。按制茶的步骤,下一步是自然萎凋、晾晒、揉捻、发酵等。由茶园的茶工将茶叶进行分拣后,让刚刚采摘的茶叶进行一段时间的萎凋、晾晒。这一步之后的茶叶已散发出香气,且变得柔软,但仍

是片状,必须借外力揉捻成完美球状,使外形更加美观。茶工们在茶园中间的平地上开始揉捻,他们很注重卫生,提前洗净手、戴好口罩。他们用双手抓起约三四两青茶,沿顺时针自然运气,用力不能太轻,重了也不行。在揉捻过程中,部分汁液流出黏附于茶叶表面,这样冲泡时,便可很容易溶解于茶汤中,加强茶汤滋味。

之后,用土布覆盖茶叶,让其在太阳底下自然发酵十二个小时。这中间还需要时不时翻动茶叶,让茶叶充分发酵。

等着新茶在太阳底下发酵,我与曲先生夫妇一边品着今年刚制的新茶,一边听他们讲这一年来的酸甜苦辣,颇有一副白居易《山泉煎茶有怀》中所写的“坐酌冷冷水,看煎瑟瑟尘”的情景。

曲先生道,今年4月21日的晚上,因为倒春寒,山上的温度一度降到零下3.5摄氏度,使茶叶的产量减少了一半。种茶就是这样,太冷了会冻死,缺水了又会旱死。去年因为缺水,有些茶树选择开花结果,留下茶籽儿后第二年死去了,这就是茶树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的独特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
曲先生还介绍说,东篱茶园一般靠老母鸡“治理”虫害,如果茶虫太多,则是人工捕杀,禁止使用任何农药,施肥用的也是农家肥。东篱茶园就是这样,用最传统的方式让茶树和大自然和谐相处,相互成就。

我说,你这就像呵护孩子一样

悉心照顾每一棵茶树。曲先生脸上露出笑容,点头称是。他还说道,这两年,他先后在茶垄间种上了很多果树,有杏树、核桃树和栗子树,现在果树亭亭玉立,帮茶树遮挡了阳光的直射,形成漫射光,这样可以增加茶树氨基酸的生成,而且果香和茶香相互浸淫,让茶叶的味道更佳,营养价值更高。果树和茶树相得益彰,形成了良好的生态。

我随口道,怪不得喝你茶园产的茶,入口有柔和醇香的清甜,夹杂着花果的味道,喝完还能影影绰绰感受到田园的风光。

同去的朋友问曲先生:“你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?”曲先生略微沉吟,答道:“作出一款好茶,得到人们的认可,再通过种茶使父老乡亲共同致富。”

看着这绿意盎然的茶园,和精心炮制、茶香袭人的茶叶,再看看脸上历经沧桑却展露笑容的曲先生夫妇,我不由感慨:曲先生真是用自己的精心、匠心在做茶。他们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,一丝不苟,不掺杂质,千锤百炼才作出这样充满了灵气的茶。他将茶做到了细致、精致、极致,这就是做茶的工匠精神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,要“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,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”。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,诗经中说的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、打磨、雕刻玉器时精益求精、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。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中国从来不缺乏拥有工匠精神的人。曲先生正是其中之一,他一直用工匠精神来种茶、制茶。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精神的支撑下,才让东篱茶园的茶出尘脱俗,沁人心脾。做茶需要工匠精神,其他的工作何尝不是呢?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,不正需要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行业,都拥有这样的工匠精神吗?

(作者单位:省司法厅)

古诗词里的秋天

□ 李英发

到了秋分,真正的秋天也就开始了。这段时间,自己常常无端地有一种压抑低沉的情绪。于是,我习惯性地打开书橱,找出了几本自己喜欢的古人诗词集,想看看古人是如何描写秋天的,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,找到一份共鸣。

在所有关于秋天的古诗词中,我最喜欢的是刘禹锡的《秋词二首·其一》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秋,在大自然中,扮演的常常是一个悲怀的角色,它的“瘦”早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象,让一代代人不停地咀嚼、回味。然而刘禹锡的这首词却另辟蹊径,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。在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句中,诗人抓住秋天“一鹤凌云”这一别致景观的描绘,展现了秋高气爽、万里晴空、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。一个“排”字,所蕴涵的深意,尽在不言中。鹤飞之冲霄,诗情之旷远,“实”和“虚”巧妙融合在了一起,让人获得了一种励志怡情的美感。

“烦暑郁未退,凉飙潜已起。寒温与盛衰,递相为表里。萧萧秋林下,一叶忽先委。勿言微摇落,摇落从此始。”白居易的诗妇孺皆知,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念都能听懂,这首《一叶落》就是这样。说到秋天,必然说到叶落,而第一片叶子却是从白居易这里开始的。这首诗采用平铺直叙的方法写来,诗句浅显,诗人将驿动的心绪放在了安静的诗句后面,用白描的手法写了季节交替。一叶落,镜头的寓意却在画面之外,让人久久回味。

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

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唐朝诗人王建,自幼家贫,一生穷困潦倒,因而较广泛接触社会现实,了解人民疾苦,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乐府诗。但《十五夜望月》这首诗却描述了家院小景:有树、鸦、露、桂花与明月,少了生活悲惨的画面,虽然归于乐府诗,但小景与大思呼应,做到了乐与景的融合。

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元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这首《天净沙·秋思》,以多种景物并置,组合成一幅秋郊夕照图,让天涯游子骑一匹瘦马出现在一派凄凉的背景上,从中隐隐透出一股令人哀愁的情调,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、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。

关于秋天的古诗词还有很多,比如宋朝范仲淹《渔家傲》中的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去无留意”,唐朝杜甫《登高》中的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,宋朝柳永《雨霖铃》中的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!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……这些古诗词,或写景,或抒情,从不同角度,不同侧面描写了秋天,给人以启发。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秋天,在古代诗人的眼中不仅是凋零和落叶,也是内心丰富情感的投射。通过阅读古诗词,我们能得到心灵的慰藉,获得美好的情感体验,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拥有重新前行的力量。秋天活在诗词里,古诗词里的秋光,闪烁着情思和智慧,滋润着人们的心灵。手捧古诗词,感觉馨香满屋,抬眼望望窗外的秋色,压抑低沉的情绪忽然跑到了九霄云外。



秋实

敬桂东 摄
(作者单位:沧县人民检察院)

□ 孟令伟

每天早晨,有人在睡梦中把你唤醒,俗称“唤你早起”,我们这一带对这一做法叫作“叫起”。

小的时候,为了上学,父亲的叫起给我带来的苦辣酸甜,仍历历在目。13岁那年,我去乡里的育红中学读初中,我村距学校10里多路,每天步行1个小时才能到校。学校有晨读,需每天5点钟从家里出发,才能赶上6点钟的晨读。如何准时到校,成了我们上学的头等大事。

那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,我们村100余户人家没有一块钟表,就意味着我们起床没有准确时间,起早了睡不醒,起晚了赶不上晨读,换来老师的数落。我的父亲担任过县中学校长,深知学生准时到校的重要性,叫起这事,无疑落在父亲的身上。特别是冬季来临,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衣,一觉醒来后,就起床了,听鸡叫,看星星,瞧月亮,用尽各种方式,确定大约在清

叫起

晨4时左右把我唤醒。我立即穿好衣服、背上书包走出家门,一个接着一个去唤醒十余个同伴,然后在村外通往学校的道路上集合齐了就出发。

赶上雨雪天气,父亲的叫起照旧不误,依旧估摸着时辰把我唤醒,我再去叫醒同学们。记得有一天,大雪纷飞,父亲和往常一样,将我叫醒,我们又很快集合在一起。这时,大雪仍下个不停,路面上的积雪足有20厘米厚,脚踩下去发出咯咯的声响。面对如此的恶劣天气,是去上学,还是留在家里,十余个同伴异口同声说去学校,不去上学对不起每天叫起的老人家。我们顶着大雪,迎着寒风,踏着积雪,来到了学校,一个个成了雪人。在门口迎接学生的班主任看到我们一个不少地准时来到教室,还特意在班会上表扬了我们,说我们风雪无阻。

书信的时光

□ 刘兰根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村里的供销社代收村民的信件,隔几天县城邮局的邮递员就会骑着绿色的摩托车来村里。

那时,村里人都说邮递员是“送信的”,那绿色的大摩托车是“电驴子”。送信的人一到村里,孩子们都会围着“电驴子”看稀罕。

每次,送信人把寄来的信件放在供销社的石灰柜台上,并拿走要投寄的信件,说不上几句话就走。随着“电驴子”烟囱里冒出一股白烟,孩子们跟在后面跑出好远,争着去闻那好闻的汽油味儿。

谁家来信,有邻居看到后会给捎信去拿,村里的大喇叭也会在早晚喊几遍。那时,我非常羡慕那些有来信的人家,因为这意味着这家的家人或亲戚有在城里的,也就是村里人说的“外头人”。在我的想象中,“外头人”总是衣着讲究,说着好听的普通话,有好吃的糖果和点心,就像逢过年回家的北京人二姑一样。每年过年期间,听说大奶奶家的二姑回来了,母亲都会带着我去大奶奶家串门看二姑,二姑也会递给我们好吃的糖果,讲北京故事,我们听得津津有味,这也是那时候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。

每次村里大喇叭喊拿信,我都会侧耳细听,那些经常有信的人家在我心里也与众不同起来。可是一连好多年,我们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。父亲虽在几十里外工作,但是父亲工作的地方是偏僻的农村,父亲隔一阵子就回来一趟,他也从来没有往家中写过信。有数的几门亲戚,都在方圆十里之内,因此想收到一封信,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也有的人家有时会收到一封电报,邻居们会说谁谁谁家“外头”拍电报来了。拍电报多是因为重病或其他不太好的急事,因此每逢我听到拍电报几个字时,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。

小伙伴们中间,也经常会交流谁家来信的样子,他们会关注邮票的图案,为此供销社柜台上的信封经常被人偷偷撕了邮票去。有的小伙伴还说叠信的方式有好多种,给长辈的信和平辈的信折法不同,但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么多叠信的方式。

我收到第一封信时,是在1990年,报社的编辑给我回了封信,对我寄出的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。我翻看了好几遍,那位编辑的认真和严谨让我从此对文字有了敬畏之心,他那漂亮刚劲的钢笔字,让我对自己歪歪扭扭的卷写感到了惭愧。这一封信的牛皮纸信封上的报社两个字,让来供销社买东西的村民们对我交口称赞,似乎我已经发表了作品。我没有办法给大泉解释这只是一封修改意见信,我只能努力地修改文稿,最终于当年发表了处女作,真正成了被村民们羡慕的人。这一封来信,也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,从此几十年初衷不改。

后来我相继收到过在外省当兵的学生来信、县城文友的来信。在外地打工的姐姐也经常往家里写信。每次打开信时,家人们都凑在一起看。姐姐的信里开头总是这样写:“爸爸妈妈,弟弟妹妹,你们还好吗?”这样的信总是被翻看好多遍,并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收好。我常常负责按母亲的嘱托写回信,觉得特别兴奋。

如今,我的信箱内每天都被报纸、杂志等印刷品塞得满满的,偶有信件,也是印刷品。信息时代,再没有人写亲笔信。

从手机短信到QQ、微信,每天的信息量巨大,细一翻看,我竟然有50多个群,除了工作群、亲戚群、同学群、文学书画群,还有烤串群、服装群、鲜花群等等。

时光荏苒,斗转星移,匆匆忙忙中,也会静静地停顿,那些书信的日子,就会再次浮现在眼前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)